

劉國松簡介

1932年生於安徽，祖籍山東青州，1949年定居台灣。十四歲開始學習傳統國畫，二十歲改習西畫。1956年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後，隨即創立「五月畫會」，發起現代藝術運動。

1961年有感於一味追隨模仿西洋現代藝術思潮與畫風之不當，更對我民族文化傳統的發展與宣揚產生了強烈的責任心與使命感，故而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回歸本土，重拾東方畫系的水墨媒材，從事水墨的革新，倡導中國畫的現代化。

時至今日，他的理論已廣為海內外水墨畫家甚至史論家所接受，並行成一股潮流，看看目前水墨畫界所呈現的多元化風格與形式，就可知劉氏對中國畫的開拓與發揚所作出的貢獻。現在在美術系的課程已開始從事現代水墨畫的教學了。劉氏再過去四十多年當中，始終一面創作，一面教學，自己不斷地實驗與發明了許多新的技法，也創造出多種不同形式的個人獨特畫風。

自1965年起，劉氏已在世界各地舉行個人畫展八十餘次，其中半數適應美術館或是博物館所邀請者；參加國際性團體展百餘次，並獲得多種獎項。全球收藏其作品的美術或博物館，已有近五十間。英國出版的「中西藝術的會合」、法國出版的「抽象藝術」、瑞士的「現代中國畫」、美國的「中國與日本文化簡史」、「中國藝術簡史」和「現代中國與日本」等學術專著，都有圖文介紹劉氏，更有兩本書引用劉氏的理論文字。

紐約市古根漢美術館舉辦的重要展覽「中華五千年文明藝術展」中，台灣唯一被收入的藝術家，就是劉國松，也由此可見劉氏早已被國際藝壇公認為是具代表性的畫家，這不但因為他的創作有劃時代的意義，更因為他思想與理論的影響所及，將停滯五六百年的中國繪畫，推向現代而進入一個多元的世紀，呈現了文藝復興的朝氣。

畫若布奕—劉國松專訪

劉國松，面對著這樣一位傳奇性的人物，一位當代水墨畫領域的大師，是如何面對其創作的態度與熱誠？在日常生活當中，劉國松教授又是如何將其實踐於創作之上？

從小就喜歡畫畫的劉國松，好像就知道繪畫這條路是他的使命，雖然出身在一個動亂的年代中，但卻不減劉國松對於繪畫的熱情。一生當中顛沛流離，在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經常遇到及時幫助它的貴人，有些人可能只是小小的提攜，卻足以使劉國松的命運改觀，劉國松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常懷抱著感恩的心過生活。

喜愛文藝的劉國松，自然在國文科目上有突出的表現，因而也受到國文老師的愛戴，更對他寄以厚望並鼓勵他報考中文系，來到台灣的劉國松，在 1951 年報考大學時並未遵從老師的建議，喜愛繪畫的他決定報考了師大藝術系，當時老師對於他的做法還感到不高興。曾經徘徊在國文與藝術之間的劉國松，最後還是選擇藝術的原因有三，其中對於自己天生就是屬於創作型的人，並不是啃書本的材料的了解是其最大的主因。在參加師大藝術系的術科考試時，由於沒有學習過木炭素描，在這中還發生了一段笑話，在考試的當天早上，進入考場時每一位考生都得到半個饅頭和一根木炭條，這讓劉國松感到訝異還以為學校小氣，早點才給了半個饅頭，還好當時劉國松並沒有一口就將饅頭往嘴裡送，當他看到其他的考生開始用手在捏饅頭時，就猜想這一定有其它的用處，接下來，當他看到放置在中間的石膏像時，心快涼了一半，面對著從來沒有接觸過的石膏像，便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辦得到，還好下午考的水彩和水墨是劉國松最有把握的，這也才讓劉國松重拾信心如願的進入了心目中的第一願：師大藝術系。

在大三時，發生了一段小故事，也改變了劉國興的想法，在一次系上辦的展覽中，劉國興畫了一張人像，當時展覽的時候就有一個外國人很喜歡，就想要買，但劉國興就是不賣，不賣的結果那一位外國人後來去找了黃君璧，想叫黃君璧說服劉國松，叫他賣，但劉國松還是不肯賣。至於為何劉國松為什麼不肯賣呢？因為他認為他那張自己畫完了，非常得意。但是過了很多年之後，這張畫劉國松再拿出來一看，就覺得畫的不怎麼樣。後來這個事情回憶起來，還真是難忘。談到這件事情，黃君璧就講「如果你的畫有人喜歡，就有人買了，你一張畫，人家願意掏錢來買畫，那是真的喜歡。如果很多的朋友，他不肯掏錢，跟你要的時候，不一定是喜歡你的畫，他只是要了擺在裡面，他最後把你的丟在甚麼地方，他根本不在乎，不付錢啊。」黃君璧還說了「你要知道，你如果畫的那張畫，人家買了之後，就會掛在他的牆上。買一張畫，就像一個航空母艦。航空母艦出去的越多，你的領土就越寬。人要把你的畫往牆一掛，這牆就是你的。甚麼叫做名畫家？就是知道那個人的名字的人多嘛。知道你的人多，你才叫名畫家嘛，這樣人家在各個地方都可以看到你的畫。」黃君璧老師的這一席話「讓人家來享受你的作品」，讓劉國松受用無窮。

在藝術的道路上，劉國松並不是乖乖牌，在當時 1950 年代，膠彩畫與中國畫的正統性的辯論上，劉國松開出第一砲。在文章刊登之後，中統國畫的定位

問題更加的引起矚目，引起了一陣熱烈討論，這也許是時代創造英雄，一位藝術評界的新秀就此誕生，劉國松開始寫起藝術評論，披掛上陣根本顧不得是否觸犯畫壇的禁忌，其中包括藝術流派、輩分高低等複雜的問題，一切以尋求正統國畫之爭在學理上的答案，在這當中劉國松更認真地研讀美術史，並對於國畫的地位重新思索，進一步探討到繪畫的本質，而這些想法也都成爲了他日後在藝術創作方面的理論依據。走出校園的劉國松，一心一意想當一位有創造性的畫家，並依循著自己建立的座右銘「突破自己，不與世俗妥協，也不與自己妥協。」面對藝壇上保守死板的風氣，讓這位有心開創新風格的新人被壓得透不過氣來，於是這一位堅毅的大石便在這幾近枯乾的藝壇激起漣漪，這一漣漪之大超出了劉國松的想像。

在劉國松的創作過程中，新的風格建立起來，新的風格剛呈現的時候，那個時候是最得意而且最難忘的。所以早期的這些作品，都是有一種歷史的價值，就是轉折的那個歷史的價值，一個創新的風格創立的歷史價值。而在這轉折當中對於藝術的啓發，一切的藝術都是來至於生活。所以你的生活改變，你的思想就會改變，你思想的改變，你的畫風自然就會改變，比如想像在 1969 年的年初，美國的阿波羅八號太空船，第一次離開了地球，就拍了一些地球的照片，送回地球給我們看到，就是我們真的看到我們的那個地球是麼樣子。那你想想看那個時候，報紙雜誌電視上面，都是有關於這一系列的報導，那個是非常感動。所以就因爲那種感動，促使劉國松畫了一批類似太空畫的作品。所以 1949 年年初畫了一張，第一張太空畫，叫做地球何許。就是英文叫做 **which is earth**。劉國松拿著這件作品送到美國主流國際美展去，參加美國國際主流美展，結果拿到首獎。後來他那時的評語說劉國松是個最敏感的現代畫家，在別人受到這種刺激，受到這種影響之後，還沒來的及想到要來畫時，劉國松已經畫出來了。所以說他是一位很敏感的畫家。

這也表現出劉國松是一位從生活中去體驗與享受創作靈感的畫家，他的畫跟生活可說是密不可分，就好比說有一次劉國松去西藏旅行，看到了希馬拉雅山上的雪景，看到時非常感動，在回來時便創作了一系列西藏的山水。而之後又到了九寨溝，看到了九寨溝那原始的景色，那湖面的千變萬化的顏色深深喜引著劉國松的雙眼，這也觸發著劉國松的創作慾望，於是一張張九寨溝的畫便出現了。對於劉國松來說，與其說藝術如何豐富生活，還不如說藝術就是他生活的一部份，在他的生活中，藝術以變爲生活。

劉國松對於生活有自己一般見解「一個人，一定要活的很快樂，就是你一定要做你最喜歡做的事情，如今很多人做的事情，都不是他真喜歡的。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做你不喜歡的事情，你的生活一定很不快樂。所以你不快樂的話，就會容易得病。所有得癌症的人，你去調查一下，但是我有幾個朋友，得癌症死的，都是過的不快樂，都是悶悶的，都是一天到晚愁眉苦臉的。但是我自已就不同了，我又好吃、又好玩、有好畫，那麼我都是做我喜歡做的事。所以我現在開心。所以你看，一直到現在爲止，我常常跟我的學生講，我說我到現在，只要是沒有特別的事情，我每天晚上畫畫畫到天亮。我是晚上畫畫，白天我不畫的。白天有的時候下午，有時候也可以畫一畫。但是上午這段時間我都是睡覺的。所以我在大學教書的時候，我所有課都排在下午。所以就是因爲

我一畫畫就開心，尤其是畫出一張高興的畫出來更開心，所以有的時候我會出去旅行，或者是有一段時間如果沒有畫畫，我就覺的好像有事情沒做。我常常出去旅行，一回來的一件事情就是畫畫。別的事情都先暫時擺在旁邊。我跟我太太當時結婚的時候，我就先和他講我一生可能畫一輩子的畫，而且我這一生可能一輩子潦倒，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的畫家，都出不了頭。我說這個你能不能接受？她說她能夠接受。所以我跟我太太非常開心，因為怎麼了，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為錢吵過架，因為我們都把錢看得非常淡，早期的時候，畢業之後創辦了一個五月畫會，而五月畫會一直到第七屆，才開始賣第一張畫。」

面對於未來的規劃，劉國松保持著畫若布奕的想法，跟著生命在走，走一步算一步，隨機應變。繪畫是劉國松的第一生命，只要能畫畫就是最快樂的時候。在訪談的過程中，隨時都能夠受到劉國松面對事物時都抱持著一種樂觀，這也許是因為早年經歷的那些時期有關，一位在藝壇上可說是有舉足輕重的人物，卻散發著一股慈祥的氣息。也許是因為不與自己妥協的關係，讓劉國松再創作的道路上，一直有許多創新的作品出現，因此我們也期待著劉國松能夠為這藝壇再度投下一顆激起浪花的大石。